



盘点 2016 海外艺术品拍卖

总有几个名字,足以将沉睡的市场唤醒

2016 海外艺术市场上，哪些拍品令人尖叫，总为评论界津津乐道

本报记者 范昕

莫奈和毕加索们是艺术市场的“硬通货”

全球艺术市场的“试金石”与“风向标”，妥妥的是印象派与现代艺术。这两个门类的艺术家拥有全球最高的知名度，受到世界各地藏家的追捧。在西方传统的拍卖中，这两个门类的艺术品也通常被并置，组成同一个专场——每一年，佳士得与苏富比两大拍卖行，至少会举办三场“印象派与现代艺术”夜场拍卖。

2016年，在这些牵引了最多目光的夜场拍卖中，期待意外之喜反倒是不切实际的，有的是情理之中的一连串名字。多少年来，它们早已是艺术市场的“硬通货”，有着颇高的安全系数。

最贵莫奈诞生了。2016年11月于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，莫奈创作于1891年的名作《干草堆》飚出了8144.75万美元（约合5.59亿元人民币）。此前，莫奈作品拍卖纪录是8040万美元，由2008年伦敦佳士得拍出的《睡莲池》保持着。论名气，莫奈的《干草堆》系列不及《睡莲》系列，不过它却被视为莫奈艺术创作中难度最高、最破格的作品。而此次破纪录的这幅画作又堪称《干草堆》系列中的巅峰之作。它应当属于一套三连作品中的一幅，画面描绘一堆干草的特写，形式上颇为大胆，部分因至画布边缘而中断，形态与色彩皆超越自然主义的界限。与其说他画的是草垛，不如说他画的是光与色的变化。这位艺术家该是有着怎样的执念，偏要通过相同的景物来表现不同的时间、季节变换。一日，库尔贝来看莫奈画画，正好浮云蔽日，只见莫奈迟迟不动笔，库尔贝不禁问起，莫奈说，我在等太阳。其实，莫奈深知创作这种连作是自找的苦磨，1890年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，“要表现气候、气氛和环境，这就足够把人逼疯了。”“太阳落下那么快，我追不上它”。

可虽然这样，且莫奈患有风湿病，他仍然没有中断这种探索，始终如一地追赶着太阳。

蒙古再出江湖，总会令人尖叫。蒙古的作品《桥上的女孩》2016年11月于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5400万美元（约合3.8亿元人民币）——这个价格被业内认为有些保守，在外人看来已足够疯狂。很多人认识蒙古，是从他凭借鬼影的《呐喊》开始。这幅被评价为存在主义中表现人类苦闷的代表作，也是蒙古作品拍纪录片的创造者。被病魔、痛苦和死亡伴随一生的蒙古，绝大多数作品都笼罩着类似《呐喊》中的压抑和悲愤的情绪。今年现身的《桥上的女孩》，却似乎让人看到了另一个蒙古，一个不熟悉但同样真实的蒙古。《桥上的女孩》创作于1902年，描绘了一群乡村女孩站立于桥上的场景，大面积色块、极富动感的线条都很蒙克式，但画面竟然有些难以置信的清新恬淡。原来，蒙古内心深处也曾藏着不灭的希望之火。

哪一海外艺拍的兴奋点绕得开毕加索？拍卖场上的全球十大最贵艺术品中，毕加索占了4席。《阿尔及尔的女人（O版）》凭借1.79亿美元坐上的冠军宝座，至今没有拍品能撼动。2016年6月，毕加索又有幅《女子坐像》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330万英镑（约合4.19亿元人民币）成交，创下立体派艺术作品拍卖的历史新高。这幅画有着大量块面的堆叠、线条的交错，像是三维物体拖曳进二维平面，这些正是立体主义绘画的显著特征。画中的主角是奥克利维耶——毕加索的初恋情人。毕加索一生中的画法和风格几经变化，因为奥克利维耶的出现，毕加索从人生低谷“蓝色时期”迈入热烈的“粉红色时期”，不久又一跃进入“立体主义时期”，将

主体的完整性彻底剥离，获得更为主观也更为自由的形式。《亚维农的少女》是毕加索第一件也是最著名的立体主义作品，给了欧洲传统文化、审美旨趣与理想主义一记响亮的耳光，令众藏家忿忿的是，现藏于博物馆里的它，怕是没有机会接受市场竞价了。

莫迪里阿尼再添一把火。2015年中国藏家刘益谦10亿买下的油画《侧卧的裸女》就出自这位艺术家。2016年6月的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，莫迪里阿尼又有一幅以3850.9万英镑（约合3.7亿元人民币）落锤的作品——肖像画《戴围巾的珍妮·埃布特尼》。相比《侧卧的裸女》，《戴围巾的珍妮·埃布特尼》的高价在很多人看来大概更“靠谱”。这幅画是艺术家为其爱人珍妮·埃布特尼所画，有着莫迪里阿尼肖像画中人物的典型特质：削肩，长颈，手臂和躯干似被延长了，鼻子、嘴巴都很瘦小，很符合现代精神传达的表现主义。这次莫迪里阿尼为珍妮点上了一双深邃动人的蓝色双眸，有别于他平时常画珠光的杏仁状眼珠，环绕珍妮天鹅般颈项的鲜红围巾亦是格外醒目。画作是宁静的，背后的爱情故事其实是炽烈的。1917年，33岁的莫迪里阿尼遇见了19岁的珍妮。当时的莫迪里阿尼，是个外人眼中的“怪人”，沉默寡言，在穷苦和麻醉中过着颓废的生活，珍妮不顾家人的反对与他共结连理，更成为了他的艺术缪斯。1920年，莫迪里阿尼病逝，身怀六甲的珍妮伤心欲绝，从窗户一跃而下。最终这对有情人被合葬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，共立一碑纪念。莫迪里阿尼的碑文为“时光光辉，死亡却至”，珍妮的墓志铭写着“牺牲奉献，矢志不渝”。而莫迪里阿尼在人生最后数年为珍妮画下的肖像，被视为他最精炼成熟的绝唱。

刚刚过去的 2016 年，相比释放出回暖信号的中国艺术市场，处于调整期的海外艺术市场多少显得有些沉寂。不过，总有几个名字，足以将沉睡的市场唤醒。这一年，尽管缺乏全品类拍卖纪录的诞生，最贵“莫奈”、最贵“立体主义”等等的问世，仍然“爆”出一连串兴奋点。

有人说，或许这才是市场需求更为真实的反映。当艺术品“普涨”的泡泡被戳破，人们才蓦然发现，唯有艺术大师的顶级名作终究不会辜负期待——它们是那样可遇而不可求。

——编者的话



看不懂的画，看不懂的价，你所以为的“黑马”其实大有来头

总有一些看似“糟糕”的画卖出看不懂的天价。创作这些作品的很多人对于许多观众而言可能稍显陌生，在业界却渐渐累积起声誉与市场。近年来，升值潜力最高的恐怕得数他们。

2016 年的海外艺术市场上，最大的“惊吓”来自 11 月于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出的 6632 万美元（约合 4.55 亿元人民币）的一幅看似“鬼画符”的油画。这是德·库宁创作于 1977 年的《无题 XXV》。在很多看来，这位荷兰籍美国画家是继毕加索和马蒂斯之后 20 世纪最伟大的画家，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灵魂人物、新行动画派大师的称号于一身。很难概括库宁的艺术风格。他本人也指责风格是一种欺詐，宣称自己的绘画没有风格。的确，这位艺术家的创作题材广泛，画风多变。但无论表现形式还是抽象的内容，中间都没有任何约束，果敢地将构图、空间中透视、平衡等传统绘画技法和审美观念一扫而空，昭示着对自然和生命的永不满足。或者，不妨看看有人给他的这番评价：“对于德·库宁，最重要的是包括一切，什么也不放过，即使它意味着在矛盾中的工作，而矛盾和骚动恰恰是他最喜爱的手段。”画

男人、女人，将人的身体变成抽象的风景，且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画面图形的具象性，这是库宁式图样典型的一类。而类似这幅《无题 XXV》的抽象风景画，则映出库宁晚期的创作风向。这段时间，人体在库宁的创作中渐渐减少，抽象风景画数量大增，走向更为纯粹的抽象。上世纪 70 年代的“无题”系列就是其中的代表，让潮水般的情绪在绘画中起落，随着笔触的运行、色彩的变幻呈现出令人激动的美感。其实，今年拍出“天价”的这幅库宁还真不算什么。2015 年 9 月，美国著名对冲基金管理者肯·格里芬“豪掷”3 亿美元买下的就是一幅库宁——他创作于 1955 年的名画《交换》，此举高调打破了私人洽购艺术品交易的价格纪录。

与《无题 XXV》同场竞价的让·杜布菲的《Les Grandes Arènes》同样看得人目瞪口呆：这实在太像一幅儿童画了！最终这幅作品竟以 2480 万美元（约合 1.72 亿元人民币）落槌，成就了杜布菲作品个人拍卖纪录。“二战后最伟大的法国画家”“原生艺术发起人”等等，都是笼罩在这位艺术家头上的光环。杜布菲坦言最能吸引他的艺术家是保罗·克利。克利的艺术标识——以儿

童艺术作为灵感源泉，正是读懂杜布菲的一条线索。杜布菲分外珍视人类心灵原始的创造力。早年他最有特色的技法是，在一堆混合了固定剂、沙子、泥土的混合底上乱涂乱画，这种作为自然物体的绘画真实，让他获得了某种神秘原始的体验。1961年，他重拾了用烟花一样的鲜艳颜色在帆布上描绘人物的兴趣，进而以“乌尔卢普”风格作品达到艺术顶峰。这些作品以奇幻的色泽与流畅的笔触，刻画歪曲的人形、扭动交杂在一起来的肢体，将心理与身体的感知用艺术表达出来，让人不禁想起儿童涂鸦的自发乐趣，也带有史前洞窟壁画的野性意味和西方城市街道涂抹画的随意性。此次惊艳拍场的这幅作品是杜布菲马戏团系列之一，创作于1961年。这是杜布菲最为抢手的一系列作品，系列中超过一半的画作都被展示在有名的博物馆、美术馆里，2015年也曾有这个系列中的一幅拍出将近2500万美元的高价。马戏团系列充满了色彩、热情 and 现代感，凸显出杜布菲画作在这一时期的特点——狂热而富有创造力。诚如他本人对这一创作的解释：“我想我的街道疯了，我的人行道，我的商店和建筑物都陷入疯狂的舞蹈中……”